

第一章 沒知識也要常看雜誌

不只那突然響起的聲音出人意料，伴隨而來的金色光芒更是讓現場的人都楞了一下。

暴閃的金光迅速化為黃金長矛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瞬間穿透蛇妖身體。緊接著，黃金盾牌平空出現，並對著目瞪口呆的蛇妖開啟了梅杜莎之眼。

猝不及防受到攻擊，蛇妖立刻無法動彈。

察覺到情況不妙，元通控制的鬼火立刻脫離蛇妖身體，試圖逃離大廳，但聖潔的吟唱聲已然響起——

「來自女神的神聖旨意，將會驅逐世間的一切邪惡，黑暗退散！」原本昏迷不醒的嘉迪竟然擺脫了控制，雙手合握做出祈禱姿，對著元通緩緩走來。

伴隨著吟唱聲，耀眼的金光洶湧薄出，化為灼熱的火焰，將元通的鬼火籠罩在內。金黃色的火焰彷彿蘊含神聖力量，遭到焚燒的鬼火迅速黯淡下去，似乎隨時都會熄滅。

「怎麼可能……」元通的鬼火愕然不已，猙獰的咆哮忍不住就要脫口而出。這個雅典娜的信徒，明明被他使用祕術鎖住身體，照理說應該沒有任何法力，怎麼可能出手攬局？

「不要忘了，我是女神的使者，信仰之力能幫我逃脫困境！」嘉迪面無表情的催動金光。為了擺脫束縛祕術，她自被擒的那一刻起，開始暗自祈禱，向女神借來信仰之力，不斷的凝聚壓縮，為的就是在關鍵時刻順利脫險。

但即使如此，因為消耗了大量信仰之力，嘉迪的攻擊終究無法持續太久。原本已經壓制住鬼火的金色火焰，很快就出現減弱的現象，這讓陷入困境的元通看到了反敗為勝的機會。

鬼火「轟」的大了起來，火焰甚至直接觸到天花板。而在這異常陰冷的火焰燃燒下，所有被觸及的物體都瞬間結冰，大廳裡的溫度更是急劇下降。

「現在，你們還有什麼辦法？」元通的大笑聲迴盪著，「純陽子！逍遙子！識相的話就將碎玉交出來，我會看在往日情份上，勉強讓你們……」

「閃人！」完全不理會他正在演繹反派角色的經典台詞，陳墨抱起葉蓉直接跳上車車，嘉迪緊隨其後摟住他的腰，鍋鍋他們也俐落的跳入置物箱後，隨著引擎聲大響，一行人已經跑得連車尾燈都看不見了。

一群展覽品面面相覷，不曉得由誰先發出尖叫，接著就四散逃竄了……幾秒鐘不到，剛剛還稱得上擁擠的大廳，變得空盪盪的，只留下恢復行動力的蛇妖還在發怔。

「想走，沒那麼容易！」元通的鬼火重新控制住蛇妖，仰天一聲長嘯，身後兩對羽翼一展，並借助長尾的盤踞支撐力，高高躍起數十公尺，直接穿過天花板的破洞，迎風滑翔，緊緊追趕著前方的電動車。

「這傢伙居然會飛？」陳墨正想感慨自己運氣不好，諾諾就很不良的接了一句，「真是世風日下啊，人獸就很過份了，他爸媽還搞蛇鳥戀！」

「嘆——」要不是車車根本不需要人駕駛，他們恐怕就因為陳墨的一時失控而摔

車了。幸好陳墨傻眼之餘，也沒忘記催促車車加速離去。

不過，眼看著飛翔的蛇妖迅速逼近，葉蓉不由得微微皺眉，「這樣逃下去不是辦法，我們必須找到解決他的方法！」

「我知道，我正在找一個適合的地點！」陳墨回頭看了一眼，就在蛇妖尾巴幾乎要用到他們的瞬間，急促扭轉車頭避了開去。

堅硬的地面代替他們承受攻擊，頓時被轟擊得四分五裂，飛揚的塵土彌漫整條街道。

由於交戰雙方都不想驚動普通人，所以即使在這種驚險刺激的追趕中，他們也都沒有忘記要釋放催眠法術，避免造成像上次蝙蝠妖襲擊事件的麻煩。

不過比起元通的遊刃有餘，陳墨這邊顯然是左支右绌，尤其是在轉進一條大馬路之後，附近沒有任何障礙物，蛇妖追擊起來更是順暢。

「等一下，我們要去的地方是……」葉蓉在南城生活多年，甦醒後記憶也還在，此刻就辨認出車車正駛向何處。

「沒錯！」陳墨猛然低下頭，車車突然傾斜成四十五度角，勉強避過上方掠過的呼嘯勁風。

在輪胎和地面急速摩擦造成的火花中，他們順利滑進高架橋下的隧道，算是暫時躲過蛇妖的追擊。

但僅僅幾秒後，當他們脫離了高架橋的掩護，盤旋在上空的蛇妖便再度俯衝而下，那足以將鋼鐵輕易刺穿的森森利爪同時張到最大——

「交給你們了！」

伴隨陳墨的大喝聲，葉蓉和嘉迪突然同時跳車，還未落地就已發動攻擊。青色光芒與金色光束融合在一起，集合了兩人的所有力量，使空氣波紋連連閃動，呼嘯著轟向近在咫尺的蛇妖。

震天的轟鳴聲中，蛇妖被強行逼退數十公尺，而葉蓉和嘉迪則毫不猶豫的縱身一躍，重新跳下高架橋，鑽入隧道中。

蛇妖微微一怔，卻選擇放棄這兩個目標，拍動著雙翼加速前進，追趕著正駕車狂飆的陳墨和四個電器妖怪。

此時，陳墨撞破了擋路的障礙，衝進道路左側的一間大工廠。但似乎被什麼障礙物絆到，他和車車猛的失去平衡，幾乎是擦著地面撞進圓柱形建築裡！

「嗯……」元通沒有立刻控制著蛇妖往下撲去，而是盤旋在空中觀察著情況，在確定附近沒有任何危險之後，他才試著俯衝，並在即將觸及建築物的瞬間，急速的拉升騰空。

在他的試探下，沒有任何意外發生，這讓元通終於徹底鬆了口氣，但也就是在他鬆懈戒備的剎那，閃耀的雷霆強光從背後驟然射來，直接命中他的巨大蛇軀。

鮮血頓時噴出，遭受重擊的蛇妖惱怒轉頭，這才發現應該摔車的陳墨竟站在另一座圓柱形建築前面，「該死的！你居然使用幻象拖延時間！」

「答對了！」陳墨邊平復呼吸，邊拍了拍身後那台轟鳴作響的巨大機器，「元通，你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嗎？這裡，是南城最大的發電廠，而我現在站著的地方，

恰好是發電廠的核心發電機組！」

「那又怎麼樣？」元通冷笑一聲，但已經立刻控制著蛇妖騰空，這足以證明他的狡猾性格。

但也就在這瞬間，陳墨重重揮出雙拳，催發碎玉的力量，直接將強烈的青芒轟進核心發電機組！

剎那間，足以供應附近幾個城區的電流凶猛竄出，完全融入他的身體……這一刻，就算擁有吸收電能的特殊能力，但陳墨還是無法控制的顫抖！

忍著渾身的劇烈疼痛，他朝著正越飛越高的蛇妖，猛然大喝一聲，雙拳重重擊出——數千萬伏特的高壓電發出令人頭皮發麻的滋滋聲，聚集成巨大光柱，直上雲霄！

白光在此時耀眼到遮天蔽日，但與這附近恍如白晝的現象不同，半個南城都陷入黑暗之中，可見陳墨承受了多麼可怕的電流量。

在這匯聚了強大電能的攻擊下，元通控制的蛇妖完全無法躲避，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電能呼嘯而來，將他整個軀體籠罩在內……

淒厲的長嘯一聲，巨大的蛇軀上雙翼無力的闔起，並帶著不甘和憤怒的情緒驟然砸落，幾乎毀掉了整個工廠！

煙塵騰空，碎石飛濺，但控制著蛇妖的元通鬼火卻安然無恙，依然想要趁機逃跑。不過幾乎在同時，葉蓉和嘉迪的攻擊同時抵達，青光與金光融合，釋放出烈火將他牢牢鎖在正中。

「休想！」遭受雙重攻擊，元通的鬼火竟陰森大笑起來，「別作夢了！即使是當年的那場大爆炸，也沒有摧毀掉我的魂魄，你們以為這樣的攻擊就可以……」

「那麼，加上點烈酒怎麼樣？」有些含糊的聲音從旁邊傳來，幾瓶閃耀著微光的烈酒被扔進火焰中。緊接著，深藏不露的老館長不知何時到來，搖搖晃晃的出現在夜色中，並且嘟囔道：「敢把我罩的博物館毀得亂七八糟，就把你弄成 BBQ 拿來下酒！」

「轟！」話音未落，燃燒的火焰猛的加劇，化為熊熊火浪將鬼火吞沒。下一刻，只聽見熊熊燃燒的火光中，傳出元通的怒吼咆哮，「純陽子，不要以為你們這樣就勝利了，即使只有三分之二的魂魄，我也……」

這句話沒能說完，鬼火便徹底熄滅，整個工廠又恢復正常溫度。旋即，遭受重創的蛇妖身上突然出現裂縫，眨眼間居然化為無數石屑隨風飄散，連一絲痕跡都沒有留下。

「安息吧！」妖怪 F4 整齊的排成一列，向已經掛點的強敵致敬，但因為這次實在是他們出道以來，被整得最狼狽的一次，原本應該是溫和感性的祝禱詞，變成一連串問候對方親戚朋友的十八禁台詞。

「咳咳！」帶著幾分烤肉味道，擔任電流發射器的陳墨也終於搖晃兩下緩緩倒下，此時他不禁覺得自己可以端上桌當主菜了。

虛影閃現之間，葉蓉和嘉迪同時瞬移到他身旁，伸手將他輕輕扶住，並擔心的詢問他的狀況。

兩個女人還不約而同的出手吃他豆腐，不，是掀開他的衣服檢查傷勢，而在發現陳墨沒有大礙的同時，身為情敵的自覺，讓兩女之間出現一股不同於烤肉味的煙硝味。

「我沒事……不過現在看起來，好像有事了！」注意到這兩位的殺氣騰騰，陳墨只能裝遲鈍，轉頭望向正悠然自得喝酒的李館長。這老頭到底是什麼身份，為什麼連續幾次都出手相助？

注意到他的眼神，李館長不知從哪變出一瓶酒，直接用牙齒咬開瓶蓋，「你以為我很想插手嗎？誰叫那些傢伙總打我博物館的主意？還有，我不管你們怎麼亂搞，但是拜託以後別再拿博物館當戰場，我還打算在這裡領上幾百年的薪水！」

「呃……正常人能活這麼久嗎？」陳墨很無言的眨眨眼睛，不過的確是感到有些慚愧，畢竟他沒有經過李館長的同意，就擅自利用博物館引誘元通現身，還把這裡毀得一塌糊塗。

「算啦！只要你記得事情解決之後，把那片碎玉還回來就行了！」李館長一口氣喝完整瓶酒，拍拍屁股直接走人。不過等他快要走出大門時，卻又轉頭丟下一句，

「還有，以後要好好照顧木雲，如果不是看在她的面子上……」

在說到木雲的時候，這個隱居在博物館多年的神祕人物，露出了幾分慈愛神色。陳墨下意識的點點頭，隱隱覺得兩人之間似乎並不只是朋友或是曾經的上司部屬那麼簡單……

不過，現在不是想這個的時候，他轉頭看了看身旁的嘉迪，「發生了什麼事？妳怎麼會被元通抓住？」

「他們設置了一個局！我現在終於明白，為什麼在我之前的幾位使者，都會徒勞無功甚至遭遇不測，很顯然元通一直監視他們。」

秉持著只對陳墨展現溫柔的態度，嘉迪簡單扼要的將幾個月來的事情交代清楚。據她所言，她追尋著線索到處調查，偶然遇上幾個妖化的異能者，並察覺到潘朵拉魔盒的氣息。驚喜之餘，她跟蹤這幾個異能者，希望找到他們的據點，沒想到卻被帶著繞了一大圈，白白浪費了很多時間。

直到不久之前，當她意識到這是拖延戰術時，卻被元通的特遣分隊所包圍，歷經一番苦戰，仍被那些半獸異能戰士擊敗。

而蛇妖和蝙蝠妖調查了她的身份後，意外發現她和陳墨似乎是情侶關係，就帶著她前來博物館，目的是想用她作為人質來威脅陳墨。

不過誰都沒有料到，嘉迪居然還隱藏著另一種力量，而正是靠著信仰之力，她才能在關鍵時候脫困，助陳墨他們一臂之力。

「幸好妳沒事，也幸好妳保留了實力，才能救了我們大家！謝謝妳……」陳墨由衷的向她道謝。這次真的幸虧有嘉迪出現，不然他以後就只能扮演神鵰俠侶裡的楊過了。

「和我需要這麼客氣嗎？」聽見他的話，嘉迪輕輕搖頭，如往常那樣溫柔挽起他的手臂，「只要你沒事，即使要我犧牲自己也無所謂……至少，我不會像某些蠢女人那樣，因為自己的無能而連累到你。」

「喂喂喂！妳幹麼這樣貶低自己？」聽到這種毒舌攻擊，葉蓉毫不客氣的反擊，「不過……單槍匹馬傻乎乎的跑去找魔盒，的確是夠蠢！拜託，妳是希臘人，不是英國的龐德好不好？」

這一番唇槍舌戰，讓現場的火藥味更甚。陳墨和妖怪 F4 對視一眼，默契十足的向後退開一步——在這種時候，明智的做法就是扮演路樹盆栽，有必要時扮演空氣會讓生命更有保障。

「不過，還真懷念這種感覺啊！」陳墨看著這熟悉的場面，心裡卻充滿一種幸福的溫馨感，「有幾個月沒看到嘉迪，沒想到蓉姊的炮火還是這樣猛……嗯？她到底是蓉姊，還是逍遙子？」

看著看著，他突然滿頭問號，「如果說是蓉姊，為什麼她之前的態度會截然不同；如果說是逍遙子，那她為什麼又會吃醋，而且看起來要和嘉迪奮戰到底了……」

「你說呢？」聽見他的碎碎唸，正在和嘉迪全面開戰的葉蓉，笑吟吟的拋下情敵走過來。

迎著眾人的疑惑目光，她自然的挽起陳墨的手，「其實做逍遙子也沒什麼意思，我還是喜歡這些年來餐館老闆娘的生活，當平凡人才更容易體會到幸福，不是嗎？」

實際上，這是葉蓉第一次這麼主動，雖然她在幾秒後就放開手，但確實已經預示了某種進展，而且還是不管當事人意願的那種。

這一切來得突然，陳墨不由得怔了一下，「蓉姊，妳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笨蛋，這還不懂嗎？」似有深意的瞧了他一眼，葉蓉綻放出很愉悅的笑容，「但是呢，還有一個很不幸的消息——因為靈魂融合的關係，我現在沒那麼好騙了，所以小墨墨你以後還想唬弄我的話，就會……」

會怎麼樣，她沒有繼續說下去，只是輕描淡寫的伸指一彈，遠處的破舊建築頓時像被炮彈擊中，顯然不需要請拆除公司了。

「呃……」陳墨不禁打了個冷顫。

諾諾在旁邊忍不住嘆了口氣，「老大，不是想詛咒你……但是看來，蓉姊和逍遙子已經完全融合，所以你以後要加入妻管嚴一族了！」

一想到愛吃醋的蓉姊從御姊升級到女王，且智力和戰鬥值都大幅度提升，幾個電器妖怪看向陳墨的目光，便不由得充滿憐憫。

陳墨其實很想抗議，他們甚至連男女朋友都不是，但在想到葉蓉如今的實力時，只能繼續當沉默的羔羊……

在短暫為自己默哀後，陳墨看向兩位再度試圖以眼神殺死對方的美女，忍不住揚起嘴角，「好吧，慶祝我們大難不死，有誰想去喝一杯？嘉迪？蓉姊？」

「沒興趣！」都快把眼珠瞪出來的兩位女性像是說好般，回頭怒視這時還有興致喝酒作樂的傢伙。

陳墨立刻識趣的舉手做投降狀，並乾笑著，「抱歉，妳們繼續！」

而葉蓉和嘉迪對視一眼之後，突然很有默契的甩頭冷哼一聲，「回家！」

所謂的回家，當然是指回各自的家了，不過因為吉祥餐館和戀墨餐廳就在對面，

所以就算兩位老闆娘再怎麼心不甘情不願，也得勉為其難的同行。

不過這麼一來，被夾在中間無辜遭受冰凍視線攻擊的陳墨，就覺得生不如死了，而基於自家的妖怪們推說是他自己惹出來的風流債，選擇不介入，他只好自力救濟，決定找點話題來談。

「妳們說，如果元通再殺過來的話，我們要不要直接投降算了？」輕輕咳嗽一聲，他若有所思的回頭看著博物館，對剛才的戰鬥仍心有餘悸。

「老大，不如我們立刻跑路吧！」

剛剛堅決保持中立的妖怪 F4 見戰火沒有繼續延燒，馬上跳出來插嘴。

諾諾首先很識趣且狗腿的建議道：「反正我們也有三片碎玉了，回去收拾行李買幾張機票，再隨便找個小國家隱姓埋名，你再和蓉姊、嘉迪生上十幾個孩子……啊？我什麼都沒說！」

忘記蓉姊已經升級，想兩邊討好的諾諾直接被一道雷霆擊中。其餘的三個電器妖怪打了個哆嗦，不約而同閉緊嘴巴，只當自己什麼都沒有看見。

「下一次，就不是這麼簡單了！」葉蓉先是笑咪咪的看著他們，才轉而微微沉吟，「投降肯定行不通，就算我們肯交出所有的碎玉，那個愛記仇的傢伙也不會放過我們……也許最好的方法，就是趁他這次實力大減，搶先攻擊他。」

「有道理！」陳墨輕輕點頭表示贊同，「正所謂打鐵趁熱，製造變異生物肯定需要時間，而且元通現在又受重傷，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他，說不定還有勝算。」雖然有些冒險，但這是眼下最好的辦法了，主動出擊總比挨打要好。不過這樣一來，問題又回到原點——元通和他的實驗室，到底在什麼地方，總不能在電視台播放尋人啟事吧！

這個問題沒人知道答案，眾人一時之間陷入了沉默，只有紛雜的腳步聲在安靜的夜裡迴盪。

在這樣的寂靜中，葉蓉忽然輕輕嘆氣，「還有一個辦法，如果我們能找到第五片碎玉，就能夠對付元通……至少不會處於弱勢。」

這個方法雖不錯，卻跟主動進攻的方法一樣，都存在一個最大的問題。找到元通和找到碎玉的難度差不多。

再一次，眾人又陷入沉默，大戰獲勝的喜悅突然消失無蹤了。然而，當吉祥餐館出現在視線內時，陳墨猛的仰天大笑三聲，「喵的！不去想那麼多，反正我一向善良純真又樂善好施，上天肯定不會太刁難我的，先去吃宵夜再說了！」

這種樂觀態度，其實就跟一個人從八樓摔下，正掉到三樓時說目前感覺良好差不多……不過，眾人鄙視他的同時，也確實沒有解決的辦法，只能暫時這樣了。

互道了晚安，陳墨當先推開餐館大門走了進去。葉蓉跟在後面，卻又回頭看了嘉迪一眼，眼神說明了不歡迎這位客人來消費，嘉迪卻不介意的微微一笑，直接轉身走進對面的戀墨餐廳。

雖然已經過了晚餐時間，不過正值宵夜時間，因此店裡的客人也有六、七桌，生意還算過得去。只不過，當鄰近那桌的中年男子抬頭看見葉蓉和陳墨時，卻吃了一驚，「老闆娘，你們兩個剛剛從戰場回來嗎？」

此時的陳墨左臂血肉模糊，身上也多了很多傷痕，衣服更是被撕得亂七八糟。葉蓉的狀況倒是好一點，但也免不了有點狼狽，而且臉色看起來很憔悴。

「別提了，今天出門遇到……總之，你們明白的！」陳墨也不知道怎麼回答，含含糊糊的敷衍著，「蓉姊，這裡就交給妳了，我去找薰兒談點事。」

「注意技巧！」葉蓉正在仔細擦著櫃台，聽見這話抬頭笑吟吟的提醒。

那些正在吃飯的客人，看到這一幕不由得彼此對視一下，覺得老闆娘好像哪裡變了，但又說不出具體的變化。

「我知道，我也不可能逼供嘛！」陳墨點點頭——根據李館長的說法，那片碎玉是他送給自己的，怎麼薰兒會說是爺爺送的，這兩個人到底是誰在說謊？

薰兒已經從寄宿學校回來，陳墨很快就在餐館後面找到她，小蘿莉正開心的舔著一支水果冰淇淋，融化變成乳狀的冰淇淋都沾滿雙手，她卻怎麼也捨不得鬆手，只好拚命用舌頭去舔，模樣真的可愛極了。

看到這麼純真的一幕，陳墨覺得自己沒理由去懷疑薰兒。也許那只是李館長的醉話而已。只不過，既然已經到了這裡，他還是向薰兒招了招手，笑吟吟的問道：

「薰兒，我問妳點事好不好——妳上次不是說，妳爺爺給了我一片碎玉嗎？」

「嗯啊！」薰兒正忙著對付冰淇淋，只是漫不經心的點點頭。

陳墨只好耐心問道：「可是，我今天晚上遇到李館長，他說那片碎玉是他給我的，所以……」

「碎玉？」薰兒終於抬起頭來，臉上充滿困惑，「爸爸，你說的是哪片碎玉啊？」

「我說的就是那片啊！」陳墨很費力的解釋著，盡量以小孩能聽懂的方式說明，

「就是那片妳說妳爺爺給我，但實際上是李館長給我，但也有可能是妳爺爺給我的……呃，我這樣說，妳明白嗎？」

看來陳墨完全沒有幼教的天份，說著說著連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。只能期盼的看著薰兒，希望她能理解自己的意思。

但讓他很鬱悶的是，薰兒理所當然的搖搖頭，「不明白！」

「那……好吧！我們從頭開始回憶。」為了釐清真相，陳墨耐心回憶當初遇到薰兒的事情。然後，等他終於把整件事都清楚解釋一遍後，這才很悲涼的發現——

「居然，睡著了！」看著已經呼呼大睡的薰兒，陳墨覺得自己再逼問下去就是一種罪惡了。他安慰自己並不差這一晚，隨後溫柔的抱起薰兒上樓，又幫她蓋好被子，這才離開房間。

「老大，就這樣算了？」不過等他下樓之後，諾諾就從口袋裡跳了出來，低聲道：

「這件事其實挺重要的，而且我覺得薰兒好像故意在迴避問題，平時她不吃完六支冰淇淋是不會睡覺的，今天才吃了三支就睡著，有古怪！」

「那你说怎麼辦？」陳墨無奈的攤開雙手，轉頭看了看樓上——就算知道薰兒在撒謊，他又能怎麼做？難道把她逐出家門，又比如追問這裡面有什麼驚天大陰謀，還是罰她一個月都不准吃冰淇淋？

「傷腦筋啊！我果然太善良太純真了。」仰天長嘆一聲，陳墨不想繼續白費時間傷腦筋，「算了，我肚子有點不舒服，先去上廁所了。」

這麼說著，他立刻抱著肚子遠遁千里，跑到半路還順手從櫃台上抽了份雜誌，看樣子是打算等世界毀滅後再出場了。

幾個電器妖怪面面相覷，並發表了他們精闢的看法。

「小孩子只要誘之以利，很容易就能套出話來的，不如我們買個幾百桶『哈根大師』給薰兒，趁她與冰淇淋奮戰，再誘導她說出詳情！」本本如此提議。

「笨啊，今天薰兒都肯放棄三支冰淇淋睡著了，這一招是不會管用的！我看啊……」諾諾正想發表邪惡的高見，眼角餘光突然瞥見一道熟悉的身影，「老大，你為什麼突然跑出來？」

「砰」的一聲，剛剛打算在廁所裡長期「糞」戰的陳墨，居然連拉鍊都還沒拉好就匆匆跑出來，手裡還舉著一本雜誌。

葉蓉正在和客人們聊天，突然看到他衣冠不整的登場，眾人頓時很整齊的石化了——難道這個平時很顧形象的腹黑男，其實有暴露狂的潛力？

「雜誌！這本雜誌！」顧不得在場眾人的表情，陳墨揚了揚手裡的雜誌，拉起葉蓉迫不及待的往廚房跑去。

幾秒後，葉蓉輕呼一聲，滿臉的疑惑轉為驚訝，「怎麼可能，這也太巧了吧！小墨墨，難道你最近經常扶老奶奶過馬路，上天終於降福給你了？」

「我想，大概我的人品和容貌成正比吧！」陳墨自戀的感慨著，又仔細看了看雜誌的日期，「時間不多了，我們現在就得動身出發……本本，你查查看，最近一班飛往東京的航班在什麼時候？」

本本立刻上網查詢，緊接著給出一個並不算好的答案——因為南城並不是大城市，所以國外航線相對較少，而最近一班飛往東京的飛機，要等到明天下午。

「太晚了！」陳墨和葉蓉對看一眼，不由得同時搖頭。可是好像也沒什麼東西能比飛機更快，難道真的要等到明天下午嗎？

「就算現在趕去附近比較大的城市，時間也不夠啊……有什麼辦法可以盡快趕到東京呢……」陳墨蹙眉道。

「要去日本嗎？」突然，嘉迪的聲音在他們身後響起。

「跟妳有關嗎？」葉蓉的防禦機制自動開啟，語氣嗆辣的回了一句。

原本想來商量後續計劃的嘉迪不在意的笑了笑，「這個世界上，有一種東西叫做私人飛機，而很湊巧的是，我剛好有十幾架……」

第二章 妖怪旅行團前進日本

位於南城東區的東河機場，是南城唯一的機場，因此每日的客流量都相當大。

在這個依舊繁忙的夜晚，機場仍劃出一塊起降場地，提供給來自希臘的女貴賓，而那架此時正進行詳細檢查的小型飛機，正是這位年輕女富豪的私人財產。

「所以說，有錢人就是不一樣啊！」坐在豪華到不能再豪華的機艙裡，陳墨轉頭打量著裡頭的佈置，很感慨的搖頭。

嘉迪的一通電話，幾架私人飛機差點要同時連夜趕來南城，好任由她挑選……聽到這種誇張的情況，陳墨非常有先見之明的制止了，要她隨便挑一架適合的就好。又不是皇帝選妃，擺那麼大的陣仗很容易打草驚蛇的！

「奢侈！浪費！不環保！」葉蓉連連批評，顯然對於自己要被迫搭乘情敵的飛機而不滿。

「妳可以選擇不搭，用游的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，也許還能讓妳登上各大媒體版面喔！」因為是飛機的提供者，嘉迪現在吃定了葉蓉，笑咪咪的神情看起來非常可惡，當然只有葉蓉這麼覺得。

「女人果然是最強的生物，這樣也能吵？」陳墨低聲嘟囔一句，心裡卻想著把薰兒留在博物館是對還是錯，雖然那個老頭子感覺很強，應該能照顧好薰兒，不過他似乎從早到晚都醉醺醺的……

「算了，我想薰兒也不是簡單的人物……」在向薰兒說明他們即將前往日本時，陳墨像是看出什麼，或想到什麼，不過因為前往東京的事更重要，他並沒有多說。

「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這本雜誌……」隨著陳墨的話，葉蓉和嘉迪也不約而同的望向那本雜誌，神情立刻嚴肅起來。

那是一本很常見的八卦雜誌，而陳墨現在翻開的地方，是一篇對於日本魔幻廚藝秀的介紹。

「第十屆魔幻廚藝秀，將於十月二十日在日本舉行。」隨意掃了幾眼之後，嘉迪若有所思的朗讀著，「但今年的規則和獎勵有些不同，這次的獲勝者將獲得價值數千萬的琉璃青瓶，並有機會為日本皇室表演廚藝秀。」

這確實是一件盛大的慶典賽事，所以八卦雜誌用了許多篇幅來報導，並且附上許多照片，包括了那個作為獎品的琉璃青瓶——它正是引起陳墨他們注意的重點！看著琉璃青瓶的照片，葉蓉和嘉迪都有想翻白眼的衝動，覺得主辦單位太不識貨了，「有沒有搞錯？居然用碎玉來裝飾這麼一個破瓶子？就算全世界的瓶子加起來也沒有這片碎玉有價值！」

「哎呀，也幸好他們不識貨，不然我們就沒機會了。」陳墨聳聳肩，不像她們那麼激動，「如果我們能夠得到這片碎玉，那麼就有四片碎玉了，這就意謂著……」

「這就表示我們又能升級，老大的氣勢也能壓過那個死元通！」不甘寂寞的電器妖怪們接話了，由諾諾率先發表意見。

「對，壓死他，壓得他喊『老爺，不要這樣，夫人會看見』。」本本附和道。

「笨蛋，這時候要說的是『老爺，饒了我吧，我不行了』！」鍋鍋立刻不滿意的改了一下台詞。

「是啊是啊，那最後元通是不是會說，『老爺我還要』？」

「沒錯，您真內行！」要不是沒有手，妖怪 F4 都要豎起拇指了，不過他們很快就發現話似乎不是同伴說的，而且背後還有股涼意襲來。

陳墨正向他們示範笑裡藏刀的標準動作，懂得明哲保身的四個電器妖怪，立刻就溜走，化身成機艙裡的各種擺設了。

「算你們識相！」陳墨哼了一聲，把目光轉回到雜誌上。

「現在的問題是，我們要怎麼得到它？」嘉迪微微偏頭，露出一副苦惱的樣子。反倒是葉蓉眼前一亮，「墨墨，難道你打算去參加比賽？」

這確實是個好主意，反正只要有鍋鍋的幫忙，做家常菜還是滿漢全席都是輕而易

舉的事。

不過，葉蓉卻突然想到一個問題，「只是比賽必須當著觀眾的面做菜，你打算怎麼使用鍋鍋不被發現呢？」

陳墨現在煩惱的也是這個，不過等他注意到這項賽事的名稱時，忽然靈光一閃，「話說，什麼叫魔幻廚藝秀？」

「這個我聽說過！」出身富豪之家的嘉迪，對這些娛樂賽事都很瞭解，當即詳細介紹起來——

與普通的廚藝大賽不同，魔幻廚藝秀是結合了廚藝和表演，不僅注重選手的烹飪水準，還強調烹飪時要表演得精彩好看，最好能像《中華一番》那樣，把烹飪表演得像仙法大戰似的。

「比如說，去年的那位冠軍，在最後決賽時，簡直搞得像是在開個人演唱會！」嘉迪講到這裡停頓了一下，似乎在回想當時的盛大場面，「所以，這項賽事才會用魔幻為名……等等，這也就是說……」

意識到其中的可行性，嘉迪和葉蓉不禁將目光投向四個電器妖怪身上。

陳墨悠然自得的點點頭，「就是這樣！既然是魔幻，那我也可以帶著電器上陣，只要讓觀眾認為這是魔術就可以了……當然，玩得太過份肯定會被懷疑，所以得注意分寸。」

「有道理！」嘉迪和葉蓉輕輕點頭，難得的達成共識。

可是緊接著，嘉迪卻微微皺眉，提醒了一句，「既然我們能藉由這份雜誌發現這件事，那麼元通也有可能透過別的管道發現，他應該很積極的在尋找其他碎玉的下落。」

不怕一萬就怕萬一，以元通的老謀深算，極有可能在日本佈下天羅地網，等著陳墨送上門來。所以，要如何避過他的耳目是首要任務。

「東京那裡，我已經聯絡了祕密分部，接應不成問題。」嘉迪想了想，道：「不過，就怕元通已經察覺到這件事，如果他在機場做好部署，我們要怎麼從他眼皮底下溜走？」

「這個太簡單了！」葉蓉彈了記響指，露出回憶往事的神情，「有件事你們可能不太清楚，當年我身為逍遙子時，偶爾也會出去打劫……不，劫貧濟富的！」

「呃……」對於她明顯的說溜嘴，陳墨和嘉迪面面相覷。

鍋鍋則興奮得青光大爆發，像是找到了知己一樣急問：「然後？然後呢？蓉姊姊打劫過什麼東西，見者有份啊！」

完全無視又叫又跳的鍋鍋，葉蓉笑吟吟的道：「雖然我是修行者，不過打劫總不是件光明磊落的事，所以易容術就很重要了……」

看到她已經興致勃勃的拿出一個小方盒，陳墨和嘉迪有種心驚肉跳的感覺，「那個……蓉姊，妳確定是易容術而不是毀容術，為什麼這個盒子看起來很可怕？」

「喂喂喂！你們是在懷疑我的能力嗎？」葉蓉不悅的瞪了他們一眼，之後將詭異的眼神轉向嘉迪，「那麼，就從嘉迪開始好了……放心，我會好好幫妳易容的！」

兩個小時後，飛機降落在日本東京成田機場的跑道上，緩緩走出艙門的幾位旅客，早已陌生到連知道內情的空中小姐也愕然無語。那簡直是脫胎換骨了吧？走在最前面的年輕男子，相貌斯文清秀，又帶著幾分威嚴，看上去頗有貴族氣質。輕輕挽著他手臂的貴婦人，身段婀娜多姿，而且臉上洋溢著燦爛笑容，讓人一見就產生好感。

而在這對年輕夫婦的身後，負責提著行李的那位中年女僕，卻是相貌平平、身材臃腫。此時，她正神情鬱悶的跟在後面，而且小聲的抱怨著，「為什麼我要扮演僕人？」

「因為，妳的富豪氣質太明顯，會引起別人注意！」貴婦人若無其事的轉頭，並以流利的日語嚴肅訓斥，「小嘉，有沒有人告訴過妳，搬運行李的時候要專心？」如果不是考慮到會引起別人注意，嘉迪也許早就大爆發了。

而她事先安排的分部負責人已經到達，正守在一輛豪華轎車旁等候。在看到嘉迪的面容之後，這位分部負責人不由得一怔，遲疑道：「小姐？您是小姐嗎？」面無表情的冷哼一聲，嘉迪直接把行李都扔進後車箱，又打開車門請「老爺夫人」先上車。直到完成份內工作後，她才打開車門坐到前座去。

那位分部負責人到現在才回過神來，連忙必恭必敬的行禮，隨即詢問接下來的行程安排。

「這個嘛，哪裡的 AV 最多最新最好？」這麼呼喊要求的，當然不會是陳墨，而是躲在公事包裡的幾個電器妖怪。

很尷尬的砸了他們一拳，陳墨看向嘉迪，遲疑問道：「如果大家不累的話，我們先去魔幻廚藝秀的報名處看看怎麼樣？」

「當然，謹遵您的差遣！」分部負責人好像知道陳墨很可能會成為未來的主人，當即恭敬的開車。

而等到轎車駛上公路之後，他又認真報告道：「小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經打聽好魔幻廚藝秀的情報——您提到的那個琉璃青瓶，現在正存放在富士山的淺間神社中，由神職人員進行祈福受禮！」

「淺間神社？」雖然有聽過神社，但陳墨從來沒有見過。

分部負責人輕輕點頭，詳細解釋道：「是的！淺間神社矗立在富士山腳，供奉富士的神明木花開耶姬，神社中目前有將近一百名神職人員，所以如果您打算……」雖然沒有明確的說出那句話，但意思卻很明顯——如果他們打算直接去淺間神社搶琉璃青瓶的話，或許會被近百名神職人員圍毆。

換句話來說，最好的辦法就是乖乖參加魔幻廚藝秀，或者等比賽之後再和那位廚神接觸，想辦法從他手裡得到琉璃青瓶。

「那麼，我們還是先報名吧！」沉吟片刻，陳墨覺得應該把希望掌握在自己手裡。嘉迪沒有異議的微微頷首，吩咐司機加速前行，而在這深秋的清爽陽光中，轎車很快就駛出東京，在富士山腳下的魔幻廚藝秀報名處前平穩停下。

「風景很好！」雖然這個季節無緣看到櫻花盛開，但看著一覽無遺的秀麗風光，陳墨深深吸了口氣，感受著山間的清新空氣。

緊接著，他將目光轉向不遠處的神社——黑色的琉璃瓦、紅色的正門，佈滿繪畫的牆壁……雖然不是如何規模宏大的建築，但那種韻味卻十分吸引人，富含著歷史的古典氣息。

而這座神社，也已在門口設立了臨時辦事處，作為魔幻廚藝秀的登記處。

分部負責人請他們稍等幾分鐘，自己則下車匆匆跑去找此處的負責人。

陳墨推開車門隨便繞了繞，並和公事包裡的幾個電器妖怪交流。

看到周圍沒有人注意，諾諾立刻跳了出來，「老大，這裡就是放琉璃青瓶的地方嗎？」

「沒錯，要不是搶劫是違法的，直接搶似乎比較快！」陳墨若有所思的轉頭看了一眼神社。

聽到搶劫，鍋鍋立刻發表高見，「搶劫琉璃青瓶當然是不對的，但如果只是把黏在上面的那片碎玉拿走，應該不會造成什麼影響吧？避免夜長夢多，老大，我們就這麼做吧！」

陳墨雖然不贊成，但還是提醒了一下蠢蠢欲動的鍋鍋，「別忘了，剛剛那個分部負責人有提到，這裡有近百名神職人員，我們並不知道他們有多強，貿然出手，說不定會有很悲慘的下場喔。」

「強還能強過元通嗎？」諾諾對這個說法不以為然，不過他也必須承認，那些神職人員的數量太多，要同時對付近百人，恐怕要花上很長一段時間。

「沒錯，而這段時間足夠警方趕到了！」陳墨輕輕點頭。

還躲在公事包裡的車車則說：「如果我們偷偷潛入的話……那些神職人員總不會總是守著琉璃青瓶吧？這東西又不是神社的古董。」

「這倒是！」聽到要進去偷東西，鍋鍋頓時興奮不已，自告奮勇道：「老大，這個光榮的任務就交給我吧！你放心，我今天晚上就進去把琉璃青瓶摸出來，保證沒人發現！」

陳墨雖然有些心動，不過他還是輕輕搖頭，「這裡畢竟不是我們的地盤，一切小心為上，我們先去看看嘉迪那邊的報名狀況吧。」

正這麼說的時候，分部負責人已經和一位中年男子走了過來。不知為何，報名登記處的藤本先生態度十分恭敬，隔著遠遠的就向陳墨鞠躬行禮，「陳桑，很高興見到你！」

見到此狀，陳墨不禁輕輕鬆了口氣，心知報名的事肯定沒問題了。

事實也是如此，只是簡單交談了幾句，在得知陳墨是來自中國的廚師時，藤本立刻就替他登記，甚至沒有調查他的基本資料。

而在這之後，分部負責人更是小心的遞上一張支票，拜託藤本能夠幫忙關照關照。看到支票上的數字之後，藤本立刻很豪邁的拍著胸膛，「當然了！我一定全心全意為陳桑服務，不過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由於陳墨在大學期間學過日語，葉蓉是活了幾百年的修行者，日語這點小東西難不倒她，嘉迪也是會多國語言的天才，所以他們都聽得懂藤本所說的話，立刻覺得情況有些不妙。

分部負責人則非常識趣，馬上又遞上一張支票，這次的數目比剛才還大。

「不過，這次的參賽選手的素質很高……」看在支票的份上，藤本又走近幾步，刻意壓低了聲音，「我們昨天接到通知，櫻庭先生也很有可能會參加這次魔幻廚藝秀。」

「櫻庭？那是誰？」陳墨不禁有些好奇，因為他發現當藤本提到這個名字時，臉上出現了崇拜的神情。

「您不知道櫻庭先生嗎？」藤本顯得很吃驚，好像在他看來，只要是地球人都應該認識櫻庭，「櫻庭先生，是東京最著名的……」

這麼說著，他突然楞了一下。此刻，在明媚的陽光中，幾輛黑色轎車正緩緩駛來。

「啊！櫻庭先生果然來了！」藤本有些激動的望著那方向，隨即向陳墨躬身行禮道：「陳桑，請允許我暫時離開，您的事我們稍後再談！」

雖然語氣依舊很客氣，但從他匆匆離開的樣子來看，那邊的櫻庭顯然更加重要。快步迎上車隊，他在中間那輛黑色轎車前深深一鞠躬，「櫻庭君，有勞您親自來一趟，敝人深感抱歉！」

對於他的話，黑色轎車內沒有傳出任何回應，看來對方並不覺得藤本有資格和自己說話。與此同時，幾十名保鏢已匆匆來到，在黑色轎車前鋪開紅地毯。

車門緩緩開啟，一個身著白色和服的身影緩緩下了車，頓時令得周圍的空氣凝固了——這是一位年輕的男性……嗯，也許是女性？

他毫無表情的站在原地，柔順的黑髮灑落在白色和服上，頗有幾分翩翩貴公子的味道。沒有人挑得出這張面容的任何瑕疵，無論是男是女都很美，不過當然就很難辨認此人的性別，只能用很漂亮去形容。

「男人？女人？」陳墨情不自禁的摸摸下巴，忍不住嘟囔道。他的聲音很輕，但對方似乎已經聽到疑問，微微側首望來，目光冰冷得像在打量一個無生命物體。

「您好！」陳墨笑了笑，很有禮貌的率先打招呼。

只可惜，櫻庭完全沒有接受他的善意，凝視幾秒鐘之後，就毫無表情的冷哼一聲，

「在背後討論他人，並不是一件禮貌的事情，請您自重！」

這位櫻庭君的聲音和外貌一樣，很難令人分辨出性別。緊接著，他緩步走向神社的魔幻廚藝秀報名處，藤本自然滿臉笑容的跟隨在旁。

陳墨無所謂的聳聳肩膀，他比較在意的是這傢伙的性別。剛才藤木稱他櫻庭君，這麼說應該是個男人。可是他剛剛一直瞄這位櫻庭君的頸部，喉結卻像是有又像是沒有……

「這傢伙，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？」陳墨凝視著櫻庭的背影，實在是非常好奇，而幾個電器妖怪也已經開始下注了。

「這個嘛……我不知道，不過我也很想知道答案！」分部負責人無奈攤開雙手，很老實的回答，「我倒是知道櫻庭先生的一些資料，他的父親是菱合會社的社長，資產已經超過了十億美元。」

「十億美元？」即使已經融合了逍遙子的記憶，但葉蓉的貪財本性不但沒有改變，看起來還有變本加厲的趨勢。不過她很快就蹙起眉頭，「這就奇怪了，如果

他這麼有背景，幹麼要來參加這次魔幻廚藝秀？」

「這是因為櫻庭先生對家族事業沒什麼興趣，他更喜歡演藝方面的工作。」分部負責人顯然也很難理解有錢人的想法，「實際上，您可能不太清楚，在去年東京權威媒體評出的十大未來演藝巨星中，就有櫻庭先生的名字。」

「真的假的？」陳墨有點錯愕。

「當然是真的！」分部負責人忍不住抬起頭，似乎在回憶演唱會上的情景，「雖然櫻庭先生很中性，可是他的表演確實……啊！我突然想起我女兒很喜歡他，請容我離開幾分鐘，我去要個簽名！」

天知道是替女兒要還是自己要的，但分部負責人居然就這樣匆忙離開，快步跑向報名處。

陳墨看著已經被一群粉絲包圍的櫻庭，輕輕嘆了口氣，「我覺得壓力很大……本本，調櫻庭的演唱會錄影出來看看！」

不到幾秒鐘，本本就調出櫻庭去年的演唱會片段，眾人當即就在這裡欣賞起來，倒讓那些往來的人以為他們也是櫻庭的狂熱粉絲。

在看了大概十分鐘後，陳墨有種想去找櫻庭要簽名的衝動。「未來演藝巨星？我覺得他現在就是巨星了！」

一身白色和服的櫻庭，在舞台上揮舞長袖、翩翩起舞，舞姿行雲流水；而當他輕吟淺唱時，柔和的中性嗓音更是宛轉圓潤，有種令人如痴如醉的魅力……再加上舞台上方灑下飄飄雪花，更是襯托得他如同天仙。

而櫻庭越是出色，對他們來講就越不是一個好消息。雖然不知道這位未來演藝巨星的廚藝如何，但敢來報名參加，至少也有一定的水準，再加上他那些忠實粉絲的狂熱支持……

「傷腦筋，這種人來參加廚藝比賽做什麼？」陳墨苦惱的拍拍額頭，又像想到什麼，若有所思的壓低聲音，「你們說，櫻庭有沒有可能是……別覺得我多心，因為他身份背景太詭異，哪有巨星會來參加廚藝比賽的？」

「有可能！」嘉迪微微點頭，指著螢幕上仍在播放的演唱會，「你們注意看這些漫天飛舞的雪花，我覺得不像是人工降雪，倒像是透過法術召喚出來的。」

如果仔細觀察這場雪，就會發現雪花之間有很多閃爍的小光點，顯然是靈力消散時的特徵。這麼看來，櫻庭即使和元通無關，也很有可能是為了碎玉而來，而且看起來是志在必得。

「有點棘手啊！」陳墨和葉蓉下意識的對視一眼。原本就不簡單的比賽，再加上櫻庭這個修行者兼演藝巨星參賽，這就意謂著，想要透過正規途徑獲得碎玉，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了。

「先在這附近找地方住吧，我們再想辦法去拜訪神社。」許久的沉默之後，陳墨無奈做出決定，「不知道那些神職人員肯不肯收支票，如果他們肯收就好了，我們就可以……」

話雖如此，但是想想也知道不太可能，葉蓉和嘉迪也只能同意他的提議，先去入住溫泉飯店。

只不過就像往常那樣，沒人注意到妖怪 F4 正在竊竊私語，以常理推斷，這就意謂著脫離軌道的事情即將發生了……

Crescent